



# 「學習台語 減少醫療糾紛」演講後記

內科名譽教授 張文宇 董事

母語非常重要，尊重母語是現今世界的潮流，不會講自己的母語是見笑尷尬的代誌，而禁止別人講母語是歧視殘酷的作為，同化是殖民壓(鴨)霸的思維。如果你認識北海道蝦夷少女作家知里幸惠小姐所著「阿伊努神謠集」和她的生平，你真會稱讚她從母語敘承下來的許多珍貴故事是那麼綺麗動人，而更加同情和了解一個小民族被大民族同化的哀怨淒涼。這本書面世後曾廣泛引起世人的關懷；而日本政府也在2008年6月正式承認阿伊努族是蝦夷（包括北海道、千島群島一帶）的先住民族，而且也不容許再發生任何輕蔑惡行。

誰說台語沒有文字？「字」，不一定是方塊漢字，也不一定是象形文字。台語的組成包括來自漢語、英語、西班牙語、荷蘭語、日語、百越語、原住民南島語，以及先人從外語意譯音譯自創的妙語，如搓圓仔湯來自日語「談合（音同日語圓仔）」、槓龜係音譯自英語skunk等。家母日語流暢，但六、七十年前她跟外祖母或姊妹間寫信，卻是用看來像似英文的羅馬白話文，這種文字在荷蘭據台時就出現在新港文書裏，在基督教長老教會中也廣泛使用150年以上。記得信裏常看到的一句話是A-Lui-ah Peng-an（阿蕊仔平安，家母名叫蕊蕊），她們是用台語在寫信呢！

那時我覺得好神奇、好感動呵！這就是母語的親切窩心。從小我也在教會主日學裏學會了羅馬拼音台文，我的聖經啟蒙老師彭陳金英議長娘（日後才知她正是彭明敏先生令堂）細心地教導我們以台語研讀聖經。被人呵啞（讚譽）為台灣拉赫曼尼諾夫（Rachmaninoff）的旅美音樂家蕭泰然先生當時也跟我同一組，如今他的名作「台灣翠青」令人深深體味故鄉的溫馨和母語的親切。我常查閱家父遺留下來1913年出版的甘為霖（W. Campbell）宣教師著作「廈門音新字典」，那是我學習正確台語的寶典。

四百年來台灣先後受荷蘭、西班牙、鄭清、日本、中國的統治，風俗習慣、族群、語言和教育皆因人因地而異，因此鄉土語言非常重要，在醫界更是如此。在此多元複雜的社會，對醫界來說如何改善醫病關係日趨被重視，醫護人員應視病猶親、愛人如己，而病人也該相信醫師和醫院，兩方充分合作，才能落實身、心、靈「全人」的照護並減少醫療糾紛。語言是意思傳達的工具，若能聽曉病人講的話，並用病人聽懂的語言加以解釋，則自然可拉近距離、增強相互間的瞭解信賴，減少不必要的誤解。據說溝通不良是發生醫療糾紛最大的原因，高達80%，而語言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。美國民權部門已在1998年訂

法確保非以英語做為主要語言的國民，也能享受同等的所有醫療照顧和服務。回憶20多年前曾屢次深入霧台大禮、啞口梅山、德門大社、桃源高中…等偏遠山地義診，因會講日語，再加上北京語和現學現用的原住民話，診療順心且很受歡迎，深深體會語言在溝通上的切實經驗。

我行醫將近50年，見聞了許多醫療和醫病間的花花絮絮。我在高醫講授「臨床診斷學」課程時，每年都是由我擔任第一堂課的開場白「History taking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s」，課中常需探討醫病關係（physician patient rapport）。退休後這幾年來，真感謝有機會參與「台語醫學用語」教學。

感謝小港醫院教育訓練組長黃志富副教授的安排，數月前受邀演講「學習台語減少醫療糾紛」。我首先跟大家溫習台灣歷史、地理、文物後，從解剖學、生理學到病名、病徵、症候介紹各種台語用辭，譬如腰尺、柴肝、肝癱、走腹、嘔紅、脫痲、背疽…等詞彙之意涵。Belching與Hiccup從症狀和發生機轉來說完全不一樣，不能如華語皆稱為「打嗝」；在台語就分得很清楚，Belching是「打嗝」、Hiccup是「箍嗝仔」，日語也分為「噯」與「吃逆」。Heartburn不是心痛而是胃食道的一種灼熱痛，真巧，台語就叫做「火燒心」，與英文相比美。有時台語的相關語也很奧妙，我親歷過「便秘」、「結屎」變成

「傲慢」，做超音波時，醫生罵病人的啼笑皆非大笑話。課堂上也引用一些醫學諺語，如「先生緣，主人福」、「賺錢第一賣冰、第二做醫師、第三開…」等增加趣味。我強調應學習斯文文雅的台語，少講穢語，如果藉口或以為講這些話才是「本土化」，那是大錯特錯、辜負了優美又高尚的台語。學台語發音要正確，因台語有八音之多，而且G和M是發音常錯的關鍵，如果「我是外省人」變成「哇是活死人」、「感恩」唸成「干恩」，就好糗、歹勢。最後教了一些該注意的社會倫理習慣和忌諱，少說不吉利字眼，如C型肝炎變成死刑肝炎…等。

這堂課會場笑聲迭起，似乎得到熱烈反應，蠻受歡迎的樣子。那天在小港我享受了一個尊嚴的台灣人的下午。

